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十八回 韋丞相東館大開筵 盛總兵西廳小比射

詩： 世事茫茫難自料，一斟一酌是前緣。
火睛牛膽非容易，丞相痊安豈偶然。
東館開筵因報德，西廳比射不妨賢。
封書遠達開賢路，公道私情得兩全。

這陳亥見婁公子決要他說個明白，方才肯收禮物，只得對他實說道：「婁兄，如今韋丞相染了一身病症在家，遍訪宇內名醫，並無一效。小弟聞得婁兄家藏有那火睛牛膽，服之能愈百病，因此與韋丞相說了，特送這些禮物來，要借去試一試看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陳兄，如此說，教我一發不好收了。況且這火睛牛膽，可以瘳百病，雖有此說，其實未曾試驗，倘若不得其效，可不反誤了韋太師的一身大事。」陳亥道：「婁兄，若是禮又不收，火睛牛膽又不借去，那韋丞相只道小弟言而無信了，依小弟愚見，還借他一借，包管在我身上送還，一則不拂他積誠懇借的意思，二則又全了小弟的體面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兄既如此說，火睛牛膽我就與兄送去，禮物小弟一些也不好收。」陳亥道：「不收禮物，拿了火睛牛膽去，俗語叫做『無錢課不靈。』就有效也無效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且權收了再作計處。」遂到書房中取出火睛牛膽，即遞與陳亥。陳亥收了，歡歡喜喜連忙送去與韋丞相。

恰好韋丞相正在那裡盼望，聽說陳亥來了，便吩咐依舊請進記室中相見。陳亥見了韋丞相，把火睛牛膽雙手送上。韋丞相打開包來一看，只聞得異香撲鼻，高聲喝采道：「陳先生，果然是件妙品。莫說吃下肚去，就可瘳得病來，若聞了他，這一陣異香鑽入七竅裡去，身子就輕爽了一大半，還愁甚麼病不好哩。」陳亥道：「如今就取些水來，磨了試一試看。」韋丞相道：「陳先生，那婁公子這樣的膽兒，不知有多少在家裡？若是沒有幾個，我把這個完完全全的磨動了，可不被他見怪麼？」陳亥道：「婁公子既肯相借，就都用了何妨。只是尊恙好了，須別盡一個情就是。」韋丞相點頭微笑道：「陳先生，服將下去老夫病體若得全瘳，決當大開東館，廣列綺筵，款婁公子為上賓，以酬恩債。」陳亥回答道：「韋爺，陳亥主薦的，明日只做個陪客吧。」韋丞相呵呵大笑一番。隨即吩咐院子，取了半盅清水，把那火睛牛膽略磨少許，服將下去，便倒身睡一會。只聽得肚裡微微有些聲響，韋丞相道：「陳先生，這響聲卻是甚麼緣故？」陳亥道：「有病症的人服了妙藥，自然腹中作響。若藥力不到，安能如此？」韋丞相道：「作響有何好處？」陳亥道：「藥性行到五臟，把久塞滯的腸胃一旦疏通了，故有此響。」韋丞相道：「講得是，講得是。霎時間我的胸膈卻像有些寬泰了許多。」陳亥道：「婁公子慮不能見效，如今看起來，收功在這膽上了。但婁公子珍藏此膽，非韋爺大福，恐不能得。」韋丞相笑道：「這是陳先生主薦之力。我著人收拾書房起來，就屈留在此陪伴幾日，看個好歹去吧。」陳亥道：「這個，陳亥無不從命，只恐厚擾不當。」韋丞相道：「陳先生，我和你原是舊賓主，怎麼說合這句話來？」陳亥便不則聲，只在府中權住了四五個日子。

原來這韋丞相只要病好，竟不管火睛牛膽是一個寶貝，每日取清水磨來，連服三五次，不滿數日之間，把這個火睛牛膽磨得一些也不剩，病症也十分痊癒了。韋丞相喜不自勝，聲聲感激婁公子美意，又虧陳亥主薦之功。詩曰：

老病懨懨纏此身，延醫無藥效如神。

爭知一味西牛膽，起死回生台閣人。即命院子灑掃東館，大開筵席，遂寫了一個翌日請帖，就浼了陳亥，同了院子，竟到婁府中投下帖子。婁公子問陳亥道：「陳兄，前日多蒙韋丞相賜過厚禮，心中尚覺歉然，今日復蒙召飲，怎麼是好？」陳亥道：「婁兄，韋丞相此酒，原不為著別而設，只因前日借了火睛牛膽去，只服得三四次，病症全然好了，所以特設此席，為酬厚情故也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小弟意欲回一個辭帖，若是這樣說起來，到不好卻得丞相美意，必然要去走一遭。」

次日，韋丞相差人送了速帖，陳亥就同了婁公子到韋府中赴飲。門上人進去通報，那韋丞相與盛總兵同在滴水下迎迓。說這盛總兵名鉉，原是武進士出身，因先年西番倡亂，同那曹容參將出征，屢得大功，聖上喜他，遂加升左府都督，仍領總兵事，鎮守西番。只有為了年紀，哪裡當得邊上這些風霜，哪裡受得行武中這些苦勞，所以辭官回來，把長子盛坤交代在那裡鎮守去了。這韋丞相幼時原與他是同窗朋友，肺腑相知，可稱莫逆之交。雖然三二十年宦途間隔。況且音問常通，不期一相一將都在林下，親故不失，不是你來望我，就是我來探你，兩下依舊時常往來。這日盛總兵聞得韋丞相病體好了，心中大喜，特來探望。誰知韋府中正在大開東館，排列綺筵，請那婁公子。韋丞相見他來得湊巧，就將他留住做個陪客。剛在廳上飲得一杯茶罷，忽聽報婁公子來，同了韋丞相迎入中堂。行禮已畢，韋丞相又自己過來，向婁公子深深揖謝，兼謝陳亥。四人坐下，先把世情略談幾句，韋丞相道：「久仰賢契洪範，今日始挹清標，正謂無緣，故爾相見之晚。」婁公子打個恭道：「老太師乃天衢貴客，台閣重臣，晚生一介寒儒，垂蒙青眼，實三生有幸。」盛總兵道：「賢契如此妙年，胸中豪氣，必奮虹霓。目前堅志者還是習文還是習武？」婁公子欠身道：「晚生從幼習儒，欲得一脈書香，接父祖箕裘。何期學未成而志已墮，愧莫甚也。邇來窗下到習些孫吳兵法，只是未得良師開導，心如茅塞，如瞽目夜行，不知南北東西之方向耳。」盛總兵道：「據賢契此言，決在棄文就武。但當今之世，天下太平，偃武修文，人人讀書，以文相向，把武這一途輕如泥土。殊不知武弁中腰金衣紫，就如探囊取物。只是一件，雖然說得容易，那兩支箭日常間要操演個精熟，臨場之時自然得手應弦矣。婁公子道：「依晚生論來，到是弓矢易習，策論更難。」盛總兵道：「策論乃文人之餘事，弓矢略能加意，兩件都不打緊。賢契既有此志，我舍下有一所西廳，原是老夫向年創造，教小兒試演弓馬的所在。賢契倘不見嫌，明日可到舍下，待老夫奉陪試演何如？」婁公子道：「老先生若肯開導，此是求之不能的。待晚生少刻返舍，整備弓矢，明早就來拜候。」說不了，那院子忙來稟道：「酒席已完備了，請老爺們到東館去。」一齊就走起身，來到東館。婁公子四下一看，暗自喝采，果然好個所在。詩曰：

相府潭潭真富貴，雕牆峻宇太奢華。

假令後代無賢達，世界何曾屬一家。

韋丞相取過杯箸，先來送盛總兵。盛總兵不肯受道：「今日此酒原為公子而設，老夫無意闖來，得作陪賓足矣，何敢僭坐。」韋丞相便又轉送婁公子。婁公子又以年幼推辭。三人謙遜了一會，盛總兵沒奈何坐了左席，婁公子坐了右席，韋丞相坐在下面。酒至數巡，盛總兵問道：「聞得老先生貴恙，幾欲趨望，又恐有妨起居，以此不敢輕造。今日聞得貴體痊安，不勝欣喜。但不知是甚麼醫人醫好的？」韋丞相道：「老夫性命其實虧了公子。」盛總兵便問道：「老夫到不知道，原來賢契精於醫道，卻也難得。」韋丞相便把借火睛牛膽的話說了一遍。盛總兵道：「原來火睛牛膽有此大功，不知賢契此膽從何得來？」婁公子遂把昔日同俞公子出獵獲來一事備說。盛總兵道：「此牛乃西番所產，我中國緣何得有此種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晚生曾聞說，昔日曹參將老先生出征西番，曾帶有雌雄兩種回來。這還是那時遺下的。」盛總兵道：「原來那火睛牛膽這樣值錢的，老夫昔日在西番的時節，要千得萬。若曉得他有寶在肚裡，當初也帶幾隻回來，賣些銀子，比著如今閒空在家，也好做做盤纏。」韋丞相拍手大笑。大家又痛飲。將次酒闌，盛總兵道：「賢契果肯光降，老夫當掃徑相迎。」韋丞相道：「老夫明早請了回來就是。」盛總兵道：「恰才賢契講個俞公子，莫非就是俞參將的令郎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正是。」盛總兵道：「他令郎也是通些武事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若說俞公子才能，比晚生更加十倍。」盛總兵道：「老夫竟不曉得。這正是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真可羨也。老夫明早就著人去接他來，同到西廳，與賢契同演一演弓矢如何？」婁公子道：「他原與晚生同業，若得他來，一發有幸了。」韋丞相起身取了巨觥，各人奉幾杯。天色將晚，婁公子便要告辭，盛總兵一把扯住道：「今日雖是老太師的酒，請老夫奉陪，況與賢契乍會，適才又講了許多閒話，不曾奉敬得一杯酒，連個酒量也不曾請教得。若是要回府去，只將這個大觥奉勸十觥。」婁公子見長者賜，不敢辭，連忙恭恭敬敬飲了五六

觥。原來婁公子酒量也是不甚好的。這五六觥是推卻不得，因此勉強吃強酒。韋丞相見他飲了這許多，只道他酒量是怎麼好的，也來敬五觥。婁公子又只得勉強飲了，遂冒著大醉，起身作別回來，盛總兵也隨後散了。

說這盛總兵回家，次早起來，一壁廂著人去接那俞公子，一壁廂著人打掃西廳，先打了步數，豎起一個垛子來，只要等這兩家公子一到，就好較射。等到巳牌，俞公子先到，兩個就向西廳裡坐下，說了一會，直至中飯後，還不見婁公子來。原來那婁公子昨夜因酒至醉，睡到這時才走起身。盛總兵與俞公子正在那裡等得不耐煩，忽見門上進來稟道：「婁公子到了。」盛總兵遂同了俞公子，連忙出來迎將進去。三個揖罷，婁公子道：「俞兄幾時到此？」俞公子道：「小弟在此等候多時了。請問婁兄何故來遲？」盛總兵道：「賢契敢是夜來中酒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昨晚承蒙老先生與老太師盛情，實是沉醉而歸。」說話之間，連換了兩杯茶。盛總兵道：「賢契可帶得弓矢來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晚生已帶在此。」盛部兵道：「二位賢契，請到西廳裡去坐。」婁公子俞公子便站起身來，三人同到西廳。婁公子仔細一看，只見四下雕欄曲檻，異卉奇花，果然十分齊整。汴京城中，一個宰相，一個總兵，皆是新發人家，蓋造的房子，何等雕巧。婁公子、俞公子住的舊宅，見了寧不駭異。盛總兵只因約了兩家公子較射，預先把垛子豎在那裡了。婁公子道：「老先生還打多少步數？」盛總兵道：「老夫打的是一百八十步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可是太遠了些麼？」盛總兵道：「正是，賢契講得有理。今日二位比射，還該打個操數，快著院子把垛子移近了二十步。」婁公子與俞公子各上了紮袖，持弓搭箭，拽個滿弦，「撲」的放去，一齊剛剛都射中在垛子中心。盛總兵站在旁邊，看了大喜，便高聲喝采道：「射得好，射得好！不枉了天生一對。」兩個又扯起弓來，連發了九矢，都有七八枝上垛。盛總兵道：「老夫到不曉得，我汴京城中有這兩個豪傑，豈不是天生成的。我想大材必有大用，老夫備有小酌，預為二位賢契慶了。」兩個即便放下弓矢，除了紮袖，一齊眾人道：「多蒙老先生指教，又兼叨擾，何以克當。」盛總兵道：「二位賢契既抱如此才幹，當今用武之秋，正大才展布之日，不宜株守窮桑，以至廢時失事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晚生與俞兄素有此志，一來怠惰偷安，二來未有機會，所以欲速不達。」盛總兵道：「這也不難。二位賢契既有此志，況兼文武全才，自然建功立業。老夫有一敝相知，見任吏部扛侍郎，忠心為國，極肯薦賢。待老夫修一封薦書，他那裡必然重用。不知二位尊意如何？」婁公子道：「蒙老先生盛情，慨然舉薦，即當策馬西行，安敢延捱。倘得一官半職，感恩非淺，只慮俞兄未必肯去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婁兄，吾輩所學何事，今蒙老先生美情，況有足下同行，固所深願，並不因循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俞兄，難得者時也，易失者機會也。一言已定，明日小弟與仁兄積誠還到老先生處，相求薦書，三五日內收拾行囊，即便起身矣。」

正說間，門上人報導：「韋丞相爺到了。」盛總兵連忙去換了公服，就同兩家公子直到大門，迎接進去。到廳上相見禮畢，韋丞相問道：「可喜二位公子俱到此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晚生們來此已久，專候老先生台駕降臨。」韋丞相道：「老夫有一事耽延，然亦不敢爽約，便是晚做晚，決定要來走一遭。」盛總兵道：「太師公若早得一會，可不見一見二位的妙技。」韋丞相道：「看了二位堂堂儀表，凜凜丰姿，自然是個英雄豪傑，何須定要技藝上見價。」婁公子、俞公子道：「晚生們再去取出弓矢來演一回，求老先生指教。」韋丞相笑道：「這到不消得。若是策略，老夫還曉得幾篇，那弓矢上的工夫，一些也不諳，到是這等談一談好。」盛總兵道：「老夫有一事，正要與太師公商量。他二位有此才技，只少個出身門路，恰好吏部扛侍郎常明元與老夫有舊，意欲寫一封書，薦他二位到那裡去做些事業。太師公，你道可好麼？」韋丞相道：「這絕好一個門路，只恐二位不肯就去。若是果然肯去，老夫有一個極相得的同寅，見在吏部安堂，名喚譚瑜，待老夫也寫一封書，兩邊作薦，怕沒有個重用。」盛總兵笑道：「妙，妙！既有這樣一個湊巧的機會，萬分不可錯過。老夫與太師公明日就寫此書，二位須當決意起身前去。」婁公子、俞公子齊道：「若得二位老先生薦書，自有泰山之托，決不枉奔走一遭。」大家說得高興，忽見院子向前稟道：「酒餚已擺列在西廳上了。」盛總兵道：「方才只有二位公子，便在西廳。如今太師爺在這裡，那西廳上怎麼坐得，快去移到大廳上來。」韋丞相道：「總戎公可聽我說，我與你從幼通家，益且齒爵相等，若為老夫移席，豈不是忒拘泥了。」盛總兵笑道：「既然太師公吩咐，敢不遵命，就到西廳去吧。」一齊起身回到西廳，果然酒席擺列齊整。詩曰：

西廳今日綺筵開，將相交相送酒杯。

且喜薦賢書一紙，卻教聲價重如雷。

盛總兵取了杯箸，便送韋丞相的首席，韋丞相推辭道：「今日之設，原是總戎公為款待二位公子的，老夫不過是一個陪客，安敢占坐首席，還該奉讓二位公子才是。」婁公子、俞公子道：「這個首席若不是老太師坐，總戎公又是主翁，難道晚生們敢有僭越之理？到不如從直了罷。」韋丞相算來推辭不去，呵呵笑道：「老夫固可作主，亦可作賓。二位賢契既不肯坐，只得斗膽了。」韋丞相入了首席，婁公子、俞公子坐在兩旁。盛總兵居了中席。盛總兵道：「二位賢契，請開懷寬飲一杯，老夫這一席酒就作饒行了。」韋丞相道：「二位賢契去得倉促，老夫不及奉饒，如何是好？」兩個公子欠身道：「重承老太師錯愛，又蒙總戎公美情，晚生們深自抱歉，慚愧萬千，安敢再有叨擾。」盛總兵便去取了巨觴，合席送了幾巡。慢慢共談共飲。這回又比昨晚在韋府中更飲得夜深，直至三更才散。